

摘藻堂四庫全書薈要

史部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五千三百二十四

史部

唐書卷一百八十四

宋端明殿學士宋祁撰

列傳第一百九

馬楊路盧

馬植字存之鳳州刺史勛子也第進士又擢制策科補校書郎繇壽州團練副使三遷饒州刺史開成初爲安南都護精吏事以文雅絢飾其政清淨不煩洞夷便安

羈縻諸首領皆來納款遣子弟詣府請賦租約束植奏以武陸縣爲陸州即東首領爲刺史旣而州部廢池珠復生以政最檢校左散騎常侍徙黔中觀察使會昌中召拜光祿卿遷大理植自以譽望在當時諸公右久補外還朝不得要官爲宰相李德裕所抑內怨望宣宗嗣位白敏中當國凡德裕所不善悉不次用之故植以刑部侍郎領諸道鹽鐵轉運使遷戶部俄同中書門下平章事進中書侍郎初左軍中尉馬元贇最爲帝寵信賜

通天犀帶而植素與元贇善至通昭穆元贇以賜帶遺之它日對便殿帝識其帶以詰植植震恐具言狀於是罷爲天平軍節度使旣行詔捕親吏下御史獄盡得交私狀貶常州刺史以太子賓客分司東都起爲忠武宣武節度使卒初植兼集賢殿大學士校理楊收道與三院御史遇不肯避朝長馮緘錄其騶僕辱之植怒奏言開元中麗正殿賜酒大學士張說以下十八人不知先舉者說以學士德行相先遂同舉酒今緘辱收與大學

士等請斥之中丞令狐綯援故事論救宣宗釋不問因著令三館學士不避行臺自植始臺制三院還臺以一人爲朝長云

楊收字藏之自言隋越國公素之裔世居馮翊父遺直德宗時以上書闕下仕爲濠州錄事參軍客死姑蘇收七歲而孤處喪若成人母長孫親授經十三通大義善屬文所賦輒就吳人號神童里人多造門觀賦詩至壓敗其藩收嘲之曰爾非羸角者奚用觸吾藩切當率類

此及壯長六尺二寸廣顙深頤疏眉秀目寡言笑博學彊
記至它藝無不通解貧甚以母奉浮屠法自幼不食肉
約曰爾得進士第乃可食滂陽耕得古鐘高尺餘收扣
之曰此姑洗角也旣副拭有刻在兩欒果然嘗言琴通
黃鍾姑洗無射三均側出諸調由羅薦附灌木然時有
安浣者世稱善琴且知音收問五絃外其二云何浣曰
世謂周文武二王所加者收曰能爲文王操乎浣即以
黃鍾爲宮而奏之以少商應大絃收曰止如子之言少

商武絃也且文世安得武聲乎況大驚因問樂意收曰
樂亡久矣上古祀天地宗廟皆不用商周人歌大呂舞
雲門以祀天神歌太簇舞咸池以祀地祇大呂黃鍾之
合陽聲之首而雲門黃帝樂也咸池堯樂也不敢用黃
鍾而以太簇次之然則祭天者圜鍾爲宮黃鍾爲角太
簇爲徵姑洗爲羽祭地者函鍾爲宮太簇爲角姑洗爲
徵南呂爲羽訖不用商及二少蓋商聲剛而二少聲下
所以取其正裁其繁也漢祭天則用商而宗廟不用謂

鬼神畏商之剛西京諸儒惑圜鍾函鍾之說故其自受
命郊祀宗廟樂唯用黃鍾一均章帝時太常丞鮑業始
旋十二宮夫旋宮以七聲爲均均言韻也古無韻字猶
言一韻聲也始以某律爲宮某律爲商某律爲角某律
爲徵某律爲羽某律少宮某律少徵亦曰變曰比一均
成則五聲爲之節族此旋宮也乃取律次之以示澆澆
時七十餘以爲未始聞而收未冠也以兄假未仕不肯
舉進士既假褫褐乃入京師明年擢進士杜悰表署淮

南推官棕領度支又節度劔南東西川輒隨府三遷宰相馬植表爲渭南尉集賢校理議補監察御史收又以假方外遷誼不可先固辭植嗟美爲止復爲棕節度府判官蜀有可縣直雋州西南地寬平多水泉可灌秔稻或謂棕計興屯田省轉饋以飽邊士棕將從之收曰田可致兵不可得且地當蠻衝本非中國今輟西南屯士往耕則姚雋兵少賊得乘間若調兵捍賊則民疲士怨假令大穰蠻得長驅是資賊糧豈國計耶乃止始周墀

罷宰相節度東川表其弟嚴掌書記俄而墀卒悰辟爲
觀察府判官兄弟並在幕府未幾假自浙西判官擢監
察御史而收亦自西川遷兄弟同臺世榮其友以詳禮
學改太常博士而嚴亦自揚州召爲監察御史收因建
言漢制總羣官而聽曰省分務而專治曰寺太常分務
專治者也所以藏天子之旗常今旗常因車飾隸太僕
非是未及行以母喪免服除從淮南崔鉉府爲支使還
拜侍御史夏侯孜以宰相領度支引判度支案遷長安

令懿宗時擢累中書舍人翰林學士承旨以中書侍郎
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始南蠻自大中以來火邕州掠交
趾調華人往屯涉氛瘴死者十七戰無功蠻勢益張收
議豫章募士三萬置鎮南軍以拒蠻悉教蹋張戰必注
滿蠻不能支又時食汎舟餉南海天子嘉其功進尚書
右僕射封晉陽縣男既益貴稍自盛滿爲夸侈門吏童
客倚爲姦中尉楊玄价得君而收與之厚收之相玄价
實左右之乃招四方賕餉數千諉收不能從玄价以負

已大恚陰加毀短知政凡五年罷爲宣歙觀察使不敢
當兩使稟料但受刺史俸留公藏錢七百萬韋保衡又
劾收前用嚴譔爲江西節度使受謝百萬及它隱盜明
年貶端州司馬吏具大舟以須收不從曰方謫去可乎
以二小舸趨官又明年流驩州俄詔內養追賜死收得
詔謝曰輔政無狀固宜死今獨一弟嚴以奉先人之祀
使者能假須臾使秉筆乎使者從之收自作書謝天子
丐弟嚴死奉先臣後以書授使者即仰鴆死帝見書惻

然乃宥嚴坐收流死者十一人後三年詔追雪其辜復
官爵子鉅鱗鉅乾寧初爲翰林學士從入洛終散騎常
侍鱗至戶部尚書

收兄發字至之登進士又中拔萃累官左司郎中宣宗
追加順憲二宗尊號有司議改造廟主署新諡詔百官
議發與都官郎中盧搏以爲改作主求古無文執不可
知禮者避之改太常少卿爲蘇州刺史治以恭長慈幼
爲先徙福建觀察使又以能政聞朝廷意有治劇才拜

嶺南節度使承前寬弛發操下剛嚴軍遂怨起爲亂因傳舍貶婺州刺史假字仁之仕終常州刺史收與昆弟護喪葬偃師會者千人

嚴字凜之舉進士時王起選士三十人而楊知至竇緘源重鄭朴及嚴五人皆世胄起以聞詔獨收嚴累遷至工部侍郎翰林學士收知政請補外拜浙東觀察使收貶嚴亦斥爲邵州刺史徙吉王傅乾符中以兵部侍郎判度支卒子涉注

涉昭宗時仕至吏部侍郎哀帝時進同中書門下平章
事爲人端重有禮法方賊臣陵慢王室殘蕩賢人多懼
患涉受命與家人泣語其子凝式曰世道方極吾嬰網
羅不能去將重不幸禍且累汝然以謙靖終免于禍注
爲翰林學士涉已相辭內職爲戶部侍郎

路巖字魯瞻魏州冠氏人父羣字正夫通經術善屬文
性志純潔親歿終身不肉食累官中書舍人翰林學士
承旨文宗優遇之居循循謙飭若不在勢位者所與交

雖褐衣之賤待以禮始終一節巖幼惠敏過人及進士
第父時故人在方鎮者交辟之久乃答懿宗咸通初自
屯田員外郎入翰林爲學士以兵部侍郎同中書門下
平章事年三十六居位八歲進至尚書左僕射於是王
政秕僻宰相得用事巖顧天子荒闇且以政委己乃通
賂遺奢肆不法俄與韋保衡同當國二人勢動天下時
目其黨爲牛頭阿旁言如鬼陰惡可畏也旣權倖則爭
故與保衡還相惡俄罷巖爲劔南西川節度使承蠻盜

邊後巖力拊循置定邊軍於邛州扼大度治故關取壇
丁子弟教擊刺使補屯籍由是西山八國來朝以勞遷
兼中書令封魏國公始爲相時委事親吏邊咸會至德
令陳蟠叟奏書願請間言財利帝召見則曰臣願破邊
咸家可佐軍興帝問咸何人對曰宰相巖親吏也帝怒
斥蟠叟自是人無敢言咸乃與郭籌者相依倚爲姦巖
不甚制軍中惟邊將軍郭司馬爾妄給與以結士心嘗
閱武都場咸籌蒞之其議事以書相示則焚之軍中驚

以有異圖恟恟遂聞京師巖坐是徙荆南節度使道貶
新州刺史至江陵免官流儋州籍入其家巖體貌偉麗
美須髯至江陵兩昔皆白捕誅咸籌等巖至新州詔賜
死剔取喉上有司或言巖嘗密請三品以上得罪誅殛
剔取喉驗其已死俄而自及

保衡者京兆人字蘊用父慤宣宗時終武昌軍節度使
保衡咸通中以右拾遺尚同昌公主遷起居郎駙馬都
尉主郭淑妃所生懿宗所愛而妃有寵故恩禮最異悉

宮中珍玩資予之俄歷翰林學士承旨以兵部侍郎同
中書門下平章事自尚主至是裁再朞又進門下侍郎
尚書右僕射性浮淺既恃恩據權以嫌愛自肆所悅即
擢不悅擠之保衡舉進士王鐸第于籍蕭邁與同升以
嘗薄于己皆見斥遂楊收傾路巖人益畏之主薨而寵
遇不衰僖宗立進司徒俄爲怨家白發陰罪貶賀州刺
史再貶澄邁令遂賜死弟保乂自兵部侍郎貶賓州司
戶參軍而劉瞻等坐主薨見貶者偕復起

盧攜字子升其先本范陽世居鄭擢進士第被辟浙東
府入朝爲右拾遺歷臺省累進戶部侍郎翰林學士承
旨乾符五年進同中書門下平章事俄拜中書侍郎刑
部尚書弘文館大學士攜姿陋而語不正與鄭畋俱李
勣甥同位宰相然所處議多駁初王仙芝起河南攜表
宋威齊克讓曾衮皆善將爲招討使及威殺尚君長賊
熾結益不制乃以王鐸鎮荆南爲諸道都統攜不悅是
時黃巢已破廣州勢張甚表求天平節度使詔宰相百

官議攜素厚高駢屬令立功乃固不可巢請又欲激巢使戰而敗鐸因授率府率又徇駢與南詔和親與畋爭相恨詈繇是罷爲太子賓客分司東都俄爲兵部尚書會駢將張濬破賊帝復召攜以門下侍郎同平章事及鐸失守以駢代之即按關東諸將爲鐸畋所任者悉易置內倚田令孜而外寄戎政於駢與奪惟所愛惡後病風足蹇神智瞋塞事多決於親吏溫季脩賄賂顯行及巢破淮南璘戰死忠武兵亂天下危懼人皆咎攜始

下詔以巢爲天平節度使詔下賊已破潼關明日以太
子賓客罷分司東都是夜仰藥死巢入京師斲棺磔尸
於長安市子晏天祐初爲河南尉柳璨殺之

贊曰盧攜之敗王鐸私高駢賊遂卷成鎬而西易若舉
毛可謂朝無人焉唐將亡攜爲之鵠臬宜天之假手於
賊而磔其枯骨也

唐書卷一百八十四

唐書卷一百八十四考證

路巖傳置定邊軍于邛州。○沈炳震曰巖咸通十二年
罷相出鎮西川定邊軍乃咸通九年李師望所置十
一年竇滂兵敗已廢矣皆在巖未罷相前此處誤

盧攜傳乾符五年。○舊書作四年。臣浩按昭宗紀在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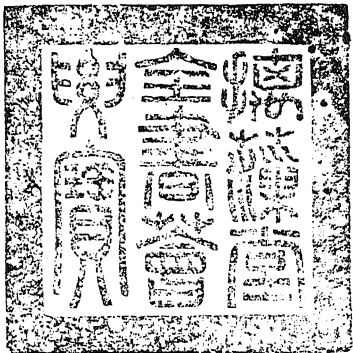
年三處互異

唐書卷一百八十四考證

謹案卷一百八十二第八頁前六行邊奏係驛案
係字應是絡字之訛

卷一百八十四第三頁前一行疏眉秀目刊本脫
秀字據舊書楊收傳增





總校官庶吉士臣侍朝

校對官檢討臣王坦修

謄錄監生臣王詢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史部

唐書卷一百八十五
七至



詳校官編修臣王天祿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五千三百二十五

史部

唐書卷一百八十五

宋端明殿學士宋祁撰

傳第一百一十

鄭二王韋張

鄭畋字台文系出滎陽父亞字子佐爽邁有文舉進士
賢良方正書判拔萃三中其科李德裕為翰林學士高
其才及守浙西辟署幕府擢監察御史李回任中丞薦

為刑部郎中知雜事拜給事中德裕罷宰相出為桂管
觀察使坐吳湘獄不能直寃貶循州刺史死於官改舉
進士時年甚少有司上第籍武宗疑索所試自省乃可
奏為宣武推官以書判拔萃擢渭南尉父喪免宣宗時
白敏中令狐絢繼當國皆怨德裕其賓客並廢斥故改
不調幾十年外更帥鎮幕府絢去位始為虞部員外郎
右丞鄭薰誣改罪不可任郎官出之久乃入為刑部員
外郎劉瞻為宰相薦授戶部郎中入翰林為學士俄知

制誥會討徐州賊龐勛書詔紛委畋思不淹畧成文粲

然無不切機要當時推之勛平以戶部侍郎進學士承

旨瞻以諫迂懿宗賜罷畋草制書多褒言韋保衡等怨

之以為附下罔上貶梧州刺史僖宗立內徙郴絳二州

以右散騎常侍召還故事兩省轉對延英獨常侍不與

畋建言宜備顧問詔可遂著於令以兵部侍郎進同中

書門下平章事故時宰相駟哄聯數坊呵止行人畋敕

導者止百步禁百官僕史不得擅至宰相府交廣邕南

兵舊取嶺北五道米往餉之船多敗沒畋請以嶺南鹽鐵委廣州節度使韋荷歲煮海取鹽直四十萬緡市虔吉米以贍安南罷荆洪等漕役軍食遂饒後以王師甫為嶺南供軍副使師甫請兼總兵而歲加獻錢二十萬緡畋曰荷且有功而師甫以利啖朝廷謀奪其兵不可罷之再遷門下侍郎封滎陽郡侯以星變求去位不許乾符六年黃巢勢寢盛據安南騰書求天平節度使帝令羣臣議咸請假節以紓難畋欲因授嶺南節度使而

盧攜方倚高駢使立功乃曰駢才略無雙淮南天下勁
兵又諸道之師方至蕞爾賊奈何捨之令四方解體邪
畋曰不然巢之亂本於饑其衆以利合故能興江淮根
蔓天下國家久平士忘戰所在閉壘不敢出如以恩釋
罪使及歲豐其下思歸衆一離巢即机上肉耳法謂不
戰而屈人兵也今不伐以謀而怖以兵恐天下憂未艾
也僕射于琮言南海以寶產富天下如與賊國藏竭矣
天子內亦屬駢乃然攜議畋曰安危屬吾等而公倚淮

南用兵吾不知所稅駕會駢奏南蠻方彊請如西戎以公主下嫁攜又議從之畋以為損國威靈不可即抗論至相詬謾攜怒拂衣去裾襪於硯因抵之帝以大臣爭口語無以示百官乃俱罷以畋為太子賓客分司東都俄召拜吏部尚書明年為鳳翔隴西節度使募銳兵五百號疾雷將境中盜不敢發發輒得會巢陷東都遣兵戍京師以家財勞行妻自絰戎衣給戰士帝出梁洋畋上謁斜谷泣曰將相悞國臣請死以懲無狀帝勞遣之

且曰公謹扼賊衝無令得西向畋曰方艱虞時事有機
急不可中覆請便宜從事臣當以死報國帝曰利社稷
無不可畋還蒐士卒繕器械濬城隍使於梁者道相屬
俄而賊使至諸將皆欲附賊畋開諭不可即悉出金帛
請得脫身去復不聽而使以偽赦令示軍中乃去明日
詔使至畋召監軍袁敬柔以逆順曉諸將乃聽命刺血
以盟畋遣子凝績從帝有詔進同中書門下平章事賊
將又至畋斬于軍餘黨數百人皆捕誅之遷檢校尚書

右僕射西面行營都統軍中承制除拜乃以前靈武節度使唐弘夫為行軍司馬中和元年賊將王璠率衆三萬來攻畋使弘夫設伏以待璠內輕畋儒柔縱步騎鼓而前畋以銳卒數千當賊疏陣而多旗幟乘高伐鼓賊不測衆寡陣未整伏發衆皆囂日暮軍四合鏖戰龍尾坡殺賊二萬級積尸數十里多獲鎧仗璠遁去禽璠子斬之威動京師時諸鎮兵在寰內尚數萬無所歸畋招來之厚加慰結乃與涇原程宗楚秦州仇公遇鄜延李

孝恭夏州拓拔思恭約盟傳檄天下時王命不出劍門
四方謂王室微不能復興及畋檄至遠近咸聳各治兵
思立功奔問行在巢大懼不敢西謀當此時微畋天子
幾殆帝聞捷曰朕知畋不盡儒者之勇乃爾弘夫取咸
陽以桴濟兵渭水賊伏甲偽走弘夫與宗楚乘勝入都
門為賊所覆畋數勅無輕進二人不聽果敗以廊夏兵
屯東渭橋再進司空兼門下侍郎京城四面行營都統
賜御袍犀帶拜而不賀行軍司馬李昌言者屯興平遣

麾下求為南面都統輒引兵趨府畋不意見襲登城好語曰吾方入朝公能戢兵愛人為國滅賊乎能則守此矣遂委軍去昌言自為留後衛畋出境既半道內慙負即辭疾詔授太子少傅分司東都便醫於興元明年召至行在以王鐸將兵復拜畋司空門下侍郎平章事軍務一以咨決興州戍將孫鄴坐賊抵死畋奏言方關輔失守鄴護裒斜有功請免死陳秋兒保嵯峨山拒賊農不廢耕請以檢校散騎常侍隸奉天軍制皆可舊制使

府校書郎以上滿三歲遷監察御史裏行至大夫常侍
滿三十月遷雖節度兼宰相亦不敢越自軍興有歲內
數遷者畋以為不可請行營節度繇裏行至大夫許滿
二十月遷校書郎以上滿二歲乃奏非軍興者如故事
從之時田令孜恃權有所干請畋不應陳敬瑄欲以官
品居宰相上畋曰外宰相安得論品乎卒不肯處其下
令孜敬瑄內常銜之賊平帝將還而李昌言自以襲畋
而奪之鎮今畋當國內不喜故三人相結而遣客上畋

過咎帝得其情不許畋乃引疾去位入見帝曰乘輿東還繇大散關幸鳳翔供張頗峙一委昌言乃可安臣若以宰相從彼且猜阻非所以靖反側也請以散官養疾或羣臣有疑願出臣章示之使知天子於臣無纖芥者帝以其誠乃授檢校司徒太子太保罷政事以凝績為壁州刺史留養徙龍州卒年六十三贈太尉後帝思畋忠力又贈太傅凝績數歲亦卒始李茂貞以博野裨將戍奉天畋召隸麾下委以游邏厚禮之茂貞感其識擢

及畋還葬鄭表為請諡曰文昭天復初與李思恭配饗
僖宗廟廷又贈宗楚弘夫官畋為人仁恕姿采如峙玉
凡與布衣交至貴無少易鄭穀者薰子也方畋秉政擢
為給事中至侍郎其損怨類如此巢之難先諸軍破賊
雖功不終而還相天子坐籌帷幄終能復國云

王鐸字昭範宰相播昆弟子也會昌初擢進士第累遷
右補闕集賢殿直學士白敏中辟署西川幕府咸通後
仕寔顯歷中書舍人禮部侍郎所取多才實士為世稱

挹拜御史中丞以戶部侍郎判度支十二年繇禮部尚書進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加門下侍郎尚書左僕射超拜司徒韋保衡緣恩倖輔政始由鐸得進士故謹事之雖竊政權將大斥不附者病鐸持其事不得肆搢紳賴焉鐸亦上疏祈解乃以檢校左僕射出為宣武節度使僖宗初以左僕射召始鐸當國練制度智慮周密時論推允會河南盜起天下跂鐸入輔又鄭畋數言其賢復拜門下侍郎平章事乾符六年賊破江陵宋威無功諸

將觀望不進天下大震朝廷議置統帥鐸因請自率諸將督羣盜帝即以鐸為侍中荆南節度使諸道行營都統封晉國公綏納流冗益募軍完器鎧武備張設李係者西平王晟諸孫敏辯善言兵然中無有鐸信之舉為將分精兵使守湖南俄而賊捨廣州鼓而北係望風未戰輒潰鐸退營襄陽於是以高駢代之貶太子賓客分司東都未幾召拜太子少師從天子入蜀拜司徒門下侍郎平章事加侍中復以太子太保平章事是時誅討

大計悉屬駢駢內幸多難數偃蹇而外逗撓鐸感慨王
室每入對必噫鳴流涕固請行時中和二年也乃以檢
校司徒中書令為義成節度使諸道行營都統判延資
戶部租庸等使於是表崔安潛自副鄭昌圖裴贄裴樞
王搏等在幕府以周岌王重榮諸葛爽康實安師儒時
溥六節度為將佐而中尉西門思恭為監軍率衛兵洎
梁蜀師三萬壁塾屋移檄天下先是諸將雖環賊莫肯
先及鐸檄至號令殷然士氣皆起爭欲破賊故巢戰數

蹇宦人田令孜策賊必破欲使功出于已乃構鐸於帝
罷為檢校司徒以義成節度還屯鐸功危就而讒見奪
然卒因其勢困賊後數月復京師策勲居關東諸鎮第
一四年徙義昌節度使鐸世貴出入裘馬鮮明妾侍且
衆過魏樂彥禎子從訓心利之李山甫者數舉進士被
黜依魏幕府內樂禍且怨中朝大臣導從訓以詭謀使
伏兵高雞泊劫之鐸及家屬吏佐三百餘人皆遇害朝
廷微弱不能治其冤天下痛之

弟鐐累官汝州刺史乾符中王仙芝來攻鐐拒之自督
勇士與別將董漢勲守南北門城陷漢勲力戰死鐐貶
韶州司馬終太子賓客

王徽字昭文京兆人第進士授校書郎沈詢判度支徐
商領鹽鐵皆辟署使府始宣宗詔宰相選可尚主者或
以徽聞徽本澹聲利聞不喜往見宰相劉瑑曰徽年過
四十又多病不應在選瑑為言乃罷從令狐綯署宣武
淮南掌書記召授右拾遺書二十餘上言無回忌公議

浩然歸重徐商罷政事守江陵心欲表徽在幕府恐其
不樂外忍不言徽自往曰公知徽安得不從商大喜表
為殿中侍御史署節度府判官御史中丞高湜薦知雜
事進考功員外郎故事考簿以朱注上下為殿最歲久
易漫吏輒竄易為姦徽始用墨遂絕妄欺擢翰林學士
廣明元年盧攜罷宰相以徽為戶部侍郎同中書門下
平章事是日黃巢入關僖宗西狩冒夜出徽與崔沆豆
盧瑑僕射于琮詰朝乃知追帝不及墮崖樾間為賊所

執迫還將汙以官徽陽瘖不答以办環脅卒不動賊令
歸第使醫護視久之守者懈乃奔河中裂縑書章遣人
間走蜀詔拜兵部尚書京城四面宣慰催陣使昭義高
潁與賊戰石橋敗績其將劉廣擅還據潞州別將孟方
立殺廣因取邢洺磁三州貳于已昭義所隸唯澤一州
帝以兵部侍郎鄭昌圖權守潞士心多附方立昌圖不
能制朝議以大臣鎮撫即授徽檢校尚書左僕射同中
書門下平章事領昭義節度使是時李克用亦爭澤潞

徽商朝廷力未能以兵抗之奉表固辭詔可更為諸道
租庸供軍使因說行營都監楊復光請赦沙陀罪令赴
難其夏沙陀會諸軍遂平京師徽助為多遷右僕射大
亂之後宮觀焚殘園陵皆發掘鞠為丘莽乘輿未有東
意詔徽充大明宮留守京畿安撫制置脩奉使徽外調
兵食內撫綏流亡踰年稍稍完聚興復殿寢裁制有宜
即奉表請帝東還又進檢校司空御史大夫仍權京兆
尹官要家爭遣人治第侵冒齊民訟訴滿前徽不屈勢

倖一平以法繇是為帝左右所憎以其黨薛杞為少尹
輕其權杞方居喪徽奏止不使到府衆忿共譖罷徽令
赴行在俄授太子少師徽遂移疾河中滿百日免帝還
京師復申前授稱疾不任奉謁宰相疾其怨望貶集州
刺史會帝避沙陀出次寶雞帝念徽無罪拜吏部尚書
封琅邪郡侯未行而嗣襄王煜作亂帝進次漢中煜逼
召徽以阼廢自言及煜僭號迫羣臣作誓牒徽託手弱
卒不肯署煜平帝至鳳翔召徽為御史大夫固辭足痺

復拜太子少師昭宗立見便殿進對詳洽帝顧宰相曰
徽神氣尚彊可用乃復授吏部尚書是時銓選失序吏
肆為姦補調重復不可檢徽為手籍一驗實之遂無姦
滯進右僕射大順元年卒贈司空諡曰貞譜言其先本
魏諸公子秦滅魏至漢徙關中霸陵以其故王家為王
氏十世祖罷仕周為同州刺史死葬咸陽鳳岐原子孫
因家杜陵曾祖擇從昆弟四人曰易從朋從言從皆擢
進士第至鳳閣舍人者三人故號鳳閣王氏自是訖大

中時登進士者十八人位臺省牧守者三十餘人徽有雅望拜宰相一日而京師亂故其設施無可道者

韋昭度字正紀京兆人擢進士第踐歷華近累遷中書舍人僖宗西狩以兵部侍郎翰林學士承旨從未幾進同中書門下平章事還京授司空再狩山南還次鳳翔李昌符亂興倉卒昭度質家族於禁軍誓共討賊士感動乃平昌符遷太保兼侍中昭宗即位守中書令封岐國公閬州刺史王建攻陳敬瑄於成都以昭度為西川

節度使敬瑄不內詔東川顧彥朗與建合兵以討拜昭
度兼行營招討使乃建幢節行城下諭其衆曰毋久閉
壘敬瑄遣人詈曰鐵券先帝所命若何違之淹半歲始
拔漢州建紹昭度曰公暴師遠出事蠻夷地方山東兵
連禍結朝廷不能治腹心疾也宜亟還定之敬瑄小醜
當責建等可辦昭度信之請還未半道建以重兵守劍
門急攻成都囚敬瑄自稱留後罷昭度為東都留守杜
讓能既被害以司徒門下侍郎復為平章事進太傅王

行瑜求為尚書令昭度建言太宗由是即位後人臣無復拜者郭子儀有大功嘗授之固辭免況行瑜乎乃更號尚父行瑜怨會用李磎輔政而崔昭緯密語行瑜曰前公已為尚書令昭度持不可今又引磎叶力此姦人務立黨與惑上聽恐事復有如杜太尉時行瑜乃與李茂貞數上書譏詆朝政昭度懼稱疾罷為太傅致仕行瑜茂貞韓建聯兵至關下言昭度伐蜀失謀請貶之未及報而行瑜收昭度於都亭驛殺之天子不得已下詔

暴其罪行瑜誅乃追復官爵許其家收葬贈太尉

張濬字禹川本河間人性通脫無檢汎知書史喜高論
士友擯薄之不得志乃羸服屏居金鳳山學從橫術以
捭闔干時樞密使楊復恭遇之以處士薦為太常博士
進度支員外郎黃巢之亂稱疾挾其母走商山僖宗西
出衛士食不給漢陰令李康獻糗餌數百馱士皆厭給
帝異之曰爾乃及是乎對曰臣安知為此張濬教臣也
乃急召濬至行在再進諫議大夫宰相王鐸任行營都

統奏署都統判官時王敬武在平盧軍最彊累召不肯
應濬往說之而敬武已臣賊不迎使者濬責之曰公為
天子守藩今使者齎詔至不北面俯伏而敢侮慢公乃
未識君臣大分何以長吏民哉敬武愕眙愧謝濬宣詔
已士按兵默默濬召將佐至鞠場倡言忠義之士當審
利害黃巢販鹽虜耳捨天子而臣之何利耶今諸侯勤
王者踵相接公等據一州以觀成敗後賊平將安往誠
能此時共誅大盜迎天子功名富貴可反手而取吾憐

公等捨安而蹈危也諸將雜然曰諫議語是敬武即引軍從濬西擢濬為會軍使賊平以戶部侍郎判度支後再狩山南拜同中書門下平章事仍判度支濬始繇復恭進復恭中失權更依田令孜故復恭銜之及為中尉數被離間昭宗即位復恭恃援立功專任事帝稍不平當時多言濬有方略善處大計乃復見委信嘗問致治之要對曰在彊兵兵彊天下服矣天子繇是甘心於武功後與論古今事濬輒曰漢晉之遠無可道陛下春秋

鼎富天資英特內偏宦臣外迫彊臣故不能安此臣所

以痛心而泣血也是時朱全忠威振關東而安居受殺

李克恭以潞州歸全忠全忠乃與幽州李匡威雲州赫

連鐸上言先帝幸梁繇李克用與朱玫連和請舉兵誅

之願帥兵為犄角帝詔文武四品以上議皆言王室未

寧雖得太原猶非所有濬固爭先帝時身播屯亂蓋克

用全忠不相下也請因其弱討之斷兩雄勢帝曰平巢

克用功第一今乘危伐之天下其謂我何久不決孔緯

曰濬言萬世之利陛下所顧一時事爾臣見師度河賊
必破今軍中費尚足支數年幸聽勿疑既濬緯相倡和
帝乃決出師詔濬為河東行營兵馬招討制置使京兆
尹孫揆為昭義節度使副之韓建為供軍使以全忠匡
威鐸並為招討使樞密使駱全諲為行營都監以汴甲
三千為帳下發五十二軍邠寧鄜夏雜虜合五萬帝置
酒安喜樓臨餞濬飲酣泣下曰陛下偏於賊臣願以死
除之復恭聞不懌率中尉等餞長樂坂以酒屬濬濬不

肯舉是役也濬外幸成功而內制復恭故銜之先是汴
華邠岐兵絕河會平陽汴將朱崇節已戍潞濬慮汴人
遂據有之乃令揆分兵趨潞以中人韓歸範持節護送
至軍會太原將李存孝方攻潞揆至長子為存孝所禽
汴人亦棄城去濬次陰地關諸軍壁平陽存孝擊之皆
大北委仗械去濬斂衆夜遁比明軍失大半存孝進掠
晉絳慈隰其鋒甚盛濬間道出王屋奔河清桴而濟麾
下略盡全譴飲藥死建遁去克用上書請罪其辭悖慢

因韓歸範以聞朝廷震動即日下詔罷濬為武昌軍節度使三貶繡州司戶參軍全忠為申請詔聽使便濬乃至藍田依韓建及韋昭度死復用緯為宰相故濬亦拜兵部尚書領天下租庸使將復用克用上言若朝以濬為相暮請以兵見乃止乾寧中罷使拜尚書右僕射上疏乞骸骨遷左僕射致仕居洛長水墅雖自屏處然朝廷得失時時言之劉季述亂濬徒步入洛泣諭張全義并致書諸藩請謀王室之難王師範起兵青州欲取濬

為謀主不克全忠脅帝東遷濬聞曰乘輿卜洛則大事去矣蓋知其將篡也全忠畏濬構它鎮兵使全義遣牙將如盜者夜圍墅殺之屠其家百餘人實天復二年十二月始濬素厚永寧史葉彥彥知其謀以告濬子格濬度不免父子相持泣曰留則俱死不如去以存吾嗣格拜而辭彥率士三十人送之泝漢入蜀後事王建少子播間道走淮南依楊行密時行密得承制除拜播請每除吏必紫極宮玄宗像前致制誥于按乃出之示不忘

朝廷且欲雪家冤而不克終廣陵

贊曰唐之季嗣君暗庸天穢其德久矣纖人柄朝靡謀
不乖如畋鐸皆社稷之才當大過之世為天下倡扶支
王室幾致中興俄而為逆豎亂官所乘功業無所成就
濬以亂止亂悖繆厥心悲夫

唐書卷一百八十五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五千三百二十六

史部

唐書卷一百八十六

宋端明殿學士宋祁撰

列傳第一百一十一

周王鄧陳劉趙二楊顧

周寶字上珪平州盧龍人曾祖代選為魯城令安祿山反率縣人拒戰死之祖光濟事平盧節度希逸為牙將每戰得攻魯城者必手屠之歷左贊善大夫從李洧以

徐州歸天子父懷義通書記擢累檢校工部尚書天德

西城防禦使以徙城事不為宰相李吉甫所助以憂死

寶藉蔭為千牛備身天平節度使殷侑常為懷義參軍

寶從之為部將會昌時選方鎮才校入宿衛與高駢皆

隸右神策軍歷良原鎮使以善擊毬俱備軍將駢以兄

事實寶彊毅未嘗詘意於人官不進自請以毬見武宗

稱其能擢金吾將軍以毬喪一目進檢校工部尚書涇

原節度使務耕力聚糧二十萬斛號良將黃巢據宣歙

徙寶鎮海軍節度兼南面招討使巢聞出采石略揚州
僖宗入蜀加檢校司空時羣盜所在盤結柳超據常熟
王敖據崑山王騰據華亭宋可復據無錫寶練卒自守
發杭州兵戍縣鎮判八都石鏡都董昌主之清平都陳
晟主之於潛都吳文舉主之鹽官都徐及主之新登都
杜稜主之唐山都饒京主之富春都文禹主之龍泉都
凌文舉主之中和二年進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兼天下
租庸副使封汝南郡王寶和裕喜接士以京師陷賊將

赴難益募兵號後樓都明年董昌據杭州柳超自常熟入睦州刺史韋諸殺之四年餘杭鎮使陳晟攻諸諸以州授晟寶子璵統後樓都虜不能馭軍部伍橫肆寶亦稍惑聲色不卹事以壻楊茂實為蘇州刺史重斂人不聊田令孜以趙載代之茂實不受命寶表留不聽乃殘郛署汙垣墉去詔以王蘊代載載留潤州初鎮海將張郁以擊毬事實光啟初劇賊剽崑山寶遣郁領兵三百戍海上郁醉而叛王蘊謂州兵還休不設備郁遂大掠

蘊嬰城守寶遣將拓拔從討定之郁保常熟因攻常州
刺史劉革迎降衆稍集寶遣將丁從實督兵攻之郁走
海陵依鎮遏使高霸從實遂據常州及董昌徙義勝軍
節度使寶承制擢杭州都將錢鏐領州事宣州賊李君
旺陷義興守之是時右散騎常侍沈誥使至江南負田
令孜勢震暴州縣嗣襄王下令搜令孜黨寶收誥及趙
載殺之高駢領鹽鐵辟寶子佶為支使寶亦表駢從子
在幕府駢為都統寢不禮寶寶銜之帝在蜀淮西絕貢

賦謾言道浙西為寶剽阻帝知其誣不直駢自是顯隙
駢出屯東塘約西定京師寶喜將赴之或曰高氏欲圖
公地寶未信駢遣人請會金山謀執寶寶答曰平時且
不聞境上會況上蒙塵宗廟焚辱寧高會時耶我非李
康不能為人作功勲欺朝廷也駢遣人切讓寶亦詬絕
之會部將劉浩刁願與度支催勘使太子左庶子薛朗
叛寶方寢外兵格鬪火照城中寶驚出諭曰為吾用則
吾兵否則寇也六州皆我鎮何往不適乃自青陽門出

奔士大掠官屬崔綰陸鏐田倍皆死浩奉朗領府事實
至奔牛埭駢饋以壘葛諷其且亡也寶抵于地曰公有
呂用之難方作無誚我即奔常州依丁從實召後樓都
無一士至者錢鏐遣杜稜成及攻薛朗稜子建徽攻從
實聲言迎寶擊破賊君旺取船八百艘遂圍常州從實
奔海陵鏐具橐鞬迎寶舍樟亭未幾殺之不淹月而駢
為畢師鐸所囚寶死年七十四贈太保鏐以杜稜守常
州文德元年拔潤州劉浩亡不知所在執朗剖其心祭

寶使阮結守潤州楊行密殺高霸而張郁丁從實皆死
初黃巢平時溥遣小史李師悅上符璽拜湖州刺史昭
宗時遷忠國軍節度使董昌反師悅連和與鏐有隙而
結好於行密安仁義次潤州復助之乾寧三年卒子繼
徽代以地附行密其將沈攸謂不可繼徽乃奔揚州陳
晟據睦州十八年死弟詢代立畏鏐忌已因徐綰亂與
田頔通鏐割桐廬隸杭州詢遂絕鏐攻蘭溪鏐使方永
珍擊詢天祐元年行密遣將闕旌陶雅救之執鏐弟鎰

大將王求顧全武等未幾鏐將楊習攻婺州詢乃奔楊
渥渥以金師會守之及鏐破衢州師會走鏐取其地

王處存京兆萬年人世籍神策軍家勝業里為天下高
貲父宗巧射利侈靡自奉僮千人以此奮累除檢校司
空金吾大將軍遙領興元節度使處存自右軍鎮使歷
檢校刑部尚書定州制置使累遷義武節度使黃巢陷
京師處存號哭不俟詔分麾下兵二千間道至山南衛
乘輿外約王重榮連盟進屯渭橋而涇州行軍司馬唐

弘夫亦屯渭北詔處存檢校尚書右僕射督戰俄拜東
南面行營招討使中和二年授京城東面都統每痛國
難未夷語輒流涕軍中多處存義愈為之用素善李克
用又故婚好遣使十輩曉譬迎勸卒共平京師王鐸差
興復功以勤王舉義處存為第一收城破賊克用為第
一遷檢校司空復出兵三千屬大將張公慶會諸軍捕
巢泰山滅之進檢校司徒同中書門下平章事田令孜
討王重榮徙處存節度河中上書言重榮有大功不可

改易搖諸侯之心不納趣上道軍次晉州刺史冀君武
閉門不內而重榮拒詔處存臨事通便宜有大將風幽
鎮兵悍馬彊其地執也而易定介於其間侵軼歲至及
李匡威得志謀并取之處存善修鄰驩內撫民有恩痛
折節下賢協穆太原以自助遠近同心歲時講兵與諸
鎮抗無能侵軋者累加侍中檢校太尉卒年六十五贈
太子太師謚曰忠肅三軍迹河朔舊事推子部由副使
為留後昭宗從之累拜節度使加檢校司空同中書門

下平章事又進太保光化三年朱全忠使張存敬攻幽州以瓦橋寧遼道祁溝關部方與劉守光厚乃畀叔處直兵擾其尾令騎將甄瓊章次義豐而存敬游奕騎已至且戰且引十餘里執瓊章而氏叔琮下深澤執大將馬少安圍祁州屠之斬刺史楊約休兵十日處直壁沙河存敬軍河北挑戰處直不出涉河乃戰處直大敗亡大將十五士死者數萬存敬收械甲以賦戰士而焚其餘遂圍定州部斬親吏梁汶移書存敬且請盟俄而外

郭陷郿以其族奔太原使處直主留後全忠亦至處直
辭曰敝邑事上未嘗不忠事鄰未嘗不禮弗虞君之見
攻也全忠責何故事克用答曰太原藉兄弟之舊修好
往來常道也君苟為罪請改圖全忠許之處直以從孫
為質上所持節即獻絹三十萬具牛酒犒師存敬取成
而還全忠表處直為節度留後檢校尚書左僕射郿至
太原克用表為檢校太尉卒處直字允明天復初為太
原郡王

鄧處訥字冲韞邵州龍潭人少從江西人閔頊防秋安南中和元年還道潭州逐觀察使李裕召諸州戍校詢曰天下未定今與君等安護州邑以待天子命若何衆稱善乃推頊為留後請諸朝僖宗方在蜀遣使者撫慰當是時撫州刺史鍾傳據洪州議者欲二盜相噬即復置鎮南軍擢頊節度使頊悟不受命更為檢校尚書右僕射欽化軍節度使以處訥為邵州刺史朗州武陵人雷滿者本漁師有勇力時武陵諸蠻數叛荆南節度使

高駢擢滿為裨將將鎮蠻軍從駢淮南逃歸與里人區
景思獵大澤中嘯亡命少年千人署伍長自號朗團軍
推滿為帥景思為司馬襲州殺刺史崔翥詔授朗州兵
馬留後歲略江陵焚廬落劫居人俄進武貞軍節度使
先是陬溪人周岳與滿狎因獵宰肉不平而鬪欲殺滿
不克見滿已據州悉眾趨衡州逐刺史徐顥詔授衡州
刺史石門峒酋向環聞滿得志亦集夷獠數千屠牛勞
眾操長刀柘弩寇州縣自稱朗北團陷澧州殺刺史呂

自牧自稱刺史項既彊大且治人有恩哀徐顥窮率兵
納之向瓌召梅山十峒獠斷邵州道項掩其營周岳羸
軍誘戰項墮伏中故大敗淮西將黃皓殺項岳聞亂以
輕兵入潭州自稱欽化軍節度使處訥聞之哭諸將入
弔處訥曰與君等荷僕射恩若合一州之兵問周岳罪
奈何衆曰善於是礪甲訓兵積八年結雷滿為援攻岳
斬之自稱留後昭宗詔拜武安軍節度使不三日會劉
建鋒馬殷兵至攻澧陵處訥遣邵州豪傑蔣勛鄧繼崇

率兵三千斷龍回關勛以牛酒犒師殷說勛曰劉公勇
智絕人術家言當興翼軫間今精兵十萬攻必下戰必
克收敗衆以餉軍公哀鄉兵扞關殆矣不如下之富貴
可得也勛謂然又其下畏建鋒虐夜棄甲走建鋒至關
曰此天意也盡用邵旗鎧趨潭州守者以為勛軍納之
既入處訥方宴執而殺之建鋒許勛賞未及行遣請弗
許勛怒率鄧繼崇攻湘鄉取邵州進壁定勝武安建鋒
使殷督諸將擊之殷大敗走江許鄉人夏侯陟教殷以

奇兵出迪田踰澗山據江為壁伏兵于莽誘勛度江勛見士未陣爭出鬪殷分兵襲其壁麾瀕江軍夾擊勛大敗拔定勝一壁進圍邵州未下而建鋒死殷代為節度使勛請和不許卒禽勛斬之是時道州蠻酋蔡結何庾衡人楊師遠各據州叛宿人魯景仁從黃巢為盜至廣州病不能去以千騎留連州眾飢從蔡結求糧乃相倚杖與州戍將黃行存誘工商四五千入據連州郴人陳彥謙殺刺史董岳發官帑募士自稱都統勝兵四千零

陵人唐行旻乘巢亂脅衆自防盜永州殺刺史鄭蔚與
景仁合從數遣謀殷虛實完壘自守殷遣將李瓊攻永
州殺行旻李瑋攻道州蔡結約峒獠為援久不勝謀曰
蠻所恃林藪耳乃屯大川伐山焚林獠驚走城陷執蔡
結何庾殷斬之李瓊出來陽常寧攻郴州陳彥謙出戰
軍亂不能陣斬彥謙進圍連州魯景仁乘城守三日不
下夜焚其門入之景仁自刺死頊字公謹滿字秉仁岳
字峻昭行旻字昌圖滿不修飭每宴使客抵寶器潭中

曰此水府也蛟龍所憑吾能沒焉乃裸入水俄取器以出累遷檢校太尉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天復元年卒子彥威自立間荆南節度使成汭兵出襲江陵入之焚樓船殘墟落數千里無人跡弟彥恭結忠義節度趙匡凝以逐彥威據江陵匡凝弟匡明擊之還走朗州

陳儒江陵人世為牙右職廣明元年以鄭紹業為荆南節度使時朗州刺史段彥謩方據荆南紹業憚之踰半歲乃至僖宗入蜀召紹業還行在以彥謩代節度彥謩

與監軍朱敬玫不平謀殺之敬玫覺先率兵入其府彥
謩方寢拔劒縋城奔親軍壘不得入彥謩曰而等負我
俄見害親屬僚佐皆死敬玫以少尹李燧為留後且誣
彥謩以罪帝遣中人似先元錫王魯琪慰撫密戒曰若
敬玫可誅誅之以爾代而魯琪為副敬玫盛兵出迎元
錫等不敢發而還復詔鄭紹業為節度使逗留不進敬
玫署儒領府事明年遷檢校工部尚書為節度使進檢
校右僕射敬玫有悍卒三千號忠勇軍暴甚儒不能制

初紹業將申屠琮率兵五千援京師既歸儒告以忠勇
撓治琮請除之大將程君從聞之率衆奔澧州琮追斬
百餘人軍乃潰已而琮復顓軍雷滿三以兵薄城儒厚
啖以利乃去淮南將張瓌韓師德據復岳二州自署刺
史儒請瓌攝行軍司馬師德攝節度副使共擊滿師德
兵上峽大略去瓌引兵入逐儒儒將奔行在既又却還
囚之瓌滑州人暴勇而殘荆故將夷戮幾盡時以楊玄
晦代敬玫監軍召敬玫還成都懼帝治前罪稱疾自解

前此數殺大將富商故積賄每曝衣紬繡不可計瓌見
心動遣卒賊之敬玫衣黃衣盜刺其腹死秦宗言來寇
馬步使趙匡欲奉儒出瓌覺之殺匡而絕儒食七日死
瓌固壘二歲樵蘇皆盡米斗錢四十千計杯而食號為
通腸疫死者爭啗其尸縣首于戶以備饌軍中甲鼓無
遺夜擊鑼為警宗言不能下乃解去二年宗權遣趙德
諲攻瓌瓌求救於歸州刺史郭禹禹率峽州刺史潘章
解圍明年德諲又至諸將困于戰城遂陷瓌死人無識

者併尸于井復州長史陳璠從環至江陵密斷環首置囊中走京師獻之授安州刺史

劉巨容徐州人為州大將龐勛之反自拔歸授堽橋鎮過使浙西突陣將王郢反攻明州巨容以筒箭射郢死拜明州刺史徙楚州團練使黃巢亂江淮授蘄黃招討副使徙襄州行軍司馬檢校右散騎常侍巢據荆南俄遷山南東道節度使以扞巢屯團林江西招討使曹全最與巨容守荆門關與賊戰巨容偽北巢追之伏興林

樾間賊大敗執賊將十三人轉鬪一舍虜獲不可計巢
浮江東奔巨容追之率十俘八以功遷檢校禮部尚書
諸將欲乘勝追斬巢巨容止曰朝家多負人有危難不
愛惜官賞事平即忘之不如留賊為富貴作地諸將謂
然故巢復熾及陷兩京巨容合諸道兵討之授南面行
營招討使累兼天下兵馬先鋒開道供軍糧料使檢校
司空封彭城縣侯巨容明吏治時僖宗在蜀公卿多因
巨容護赴行在山南西道節度使鹿晏弘為禁軍所逐

引麾下東出襄鄧秦宗權遣趙德誼合晏弘兵攻襄州
巨容不能守奔成都始揚州人申屠生能化黃金高駢
客之為呂用之所譖亡奔襄漢駢遣吏捕得生見巨容
自言其術巨容留不遣田令孜之弟道襄州巨容出金
夸之及在蜀匿生使術不得傳令孜恨之龍紀元年殺
巨容夷其宗生并死

巨容部將馮行襲者均州武當人以謀勇稱里中中和
初鄉豪孫喜聚眾數千人謀攻城行襲伏士江隩以單

舟迎喜曰州人思得將軍久矣顧將軍兵多必剽掠若
留衆江北以輕騎進我為鄉導城可下喜信之既度江
吏出迎伏甲興行襲擊喜斬之衆皆潰行襲乘勝逐刺
史呂煜據均州巨容因表為刺史帝在蜀均之右有長
山當襄漢貢道有劇賊據險劫獻物行襲平之武定節
度使楊守忠表為行軍司馬使領兵檻谷口以通秦蜀
鳳翔李茂貞養子繼臻據金州行襲攻拔之昭宗即授
金州防禦使時山南西道節度使楊守亮將襲京師道

金商行襲逆戰破之就擢戎昭軍節度使朱全忠圍鳳翔神策中尉韓全誨遣中人二十輩督江淮兵過其州行襲方附全忠盡殺之收詔書送全忠天祐二年王建遣將王思綰攻行襲敗其兵州大將金行全出降行襲奔均州建以行全為子更名宗朗授觀察使以渠巴開三州隸之宗朗不能守焚郭邑去全忠以行襲不足禦建遣別將屯金州行襲議徙戎昭軍於均州以金房為隸全忠以金人不樂行襲以馮恭領州罷防禦使而廢

戎昭軍

趙德諲蔡州人從秦宗權為右將以討黃巢功授申州刺史光啟初與秦誥鹿晏弘合兵攻襄州節度使劉巨容奔成都宗權假德諲山南東道節度留後進攻荆南悉收寶貨留裨將王建肇守之遺人纔數百室明年歸州刺史郭禹來討建肇納之奔黔州德諲失荆南又度宗權必敗舉地附朱全忠全忠方為蔡州四面行營都統即表以自副加忠義軍節度使宗權平加中書令封

淮安郡王卒子匡凝嗣

匡凝字光儀由唐州刺史自為山南東道節度留後昭宗即授節度使不三年以威惠聞累遷檢校大尉兼中書令匡凝矜嚴盛飾前後持鑑自照全忠之敗清口匡凝與奉國節度使崔洪河東李克用淮南楊行密約合兵攻全忠會方城鎮遏使度軫奔全忠發其謀全忠移書切責使氏叔琮攻唐州刺史趙匡璠降進圍隋州執刺史趙匡璘斬首五千級拔鄧州執刺史國湘匡凝懼

乞盟金忠使親將陳俊王紳入叔琮軍崔洪留之紳亡
歸洪與行密欲邀友恭軍不克會河東客伊超使淮南
還過蔡洪亦留之因是并俊送金忠以部將苛拘為解
遣兄賢入質金忠還之質洪子於汴金忠使賢調蔡州
卒二千出戍將行大將崔景思不悅殺賢洪懼驅民趨
申州遂奔行密麾鼓亘百餘里武昌杜洪邀之弗及蔡
士多亡去從者纔二千人天祐元年封匡凝為楚王時
諸道不上供唯匡凝歲貢賦天子金忠方圖天下遣人

諭止之匡凝流涕曰吾為國屏翰渠敢有他志副使王
筠勸絕全忠全忠怒出兵攻之弟匡明大破汴軍於鄧
州因勸匡凝與王建連和及荆南成汭敗匡凝取江陵
表匡明為荆南節度留後有詔拜檢校司徒荆南節度
行軍司馬全忠以其兵分可圖也乃使楊師厚攻匡凝
自將中軍繼之屯臨漢匡凝遣客謝囚不遣敗荆南救
兵俘其將全忠循江而南師厚繇陰谷伐木為梁匡凝
以兵二萬瀕江戰大敗乃燔州單舸夜奔揚州行密見

之曰君在鎮輕車重馬輸於賊今敗乃歸我邪筠自殺
全忠以師厚為山南東道節度留後遂趨江陵匡明亦
謀奔淮南子承規諫曰昔諸葛兄弟分仕三國若適揚
州是自取疑也匡明謂然乃趨成都王建待以賓禮授
武信軍節度使分其衆為崇義勇義順義廣義四都全
忠遂有荆南

楊守亮曹州人本姓訾名亮與弟信俱從王仙芝為盜
亮身長七尺餘色如鐵仙芝死又事徐唐荅劫剽洪饒

二州楊復光平江西得其兄弟養為假子以信養於弟
復恭家曰守亮守信復恭收京師守亮以戰多拜山南
西道節度使檢校太保守信興平軍節度使並同中書
門下平章事復恭又以假子守貞為龍劍節度使守忠
為武定軍節度使守厚為綿州刺史初朱玫取興鳳州
虢州刺史滿存以兵赴行在復收二州昭宗擢為感義
軍節度使累檢校司徒同中書門下平章事與復恭四
假子及利閭觀察使席儔等共攻王建建軍已圍楊晟

分軍逼守厚軍未成列而敗先是守貞守忠聞建兵出拔衆奔綿州并力共攻東川弗勝建將華洪以兵萬人壁綿州之郊敗守忠守厚二人分道行收兵趨閬州始復恭敗依守亮而鳳翔李茂貞邠寧王行瑜鎮國韓建等共劾守亮納叛人請以鎮兵討之茂貞自為興元節度使以書誚責宰相帝為削守亮官爵因詔茂貞問罪滿存來救不克以衆入興元茂貞拔興鳳洋三州破守亮於西乘勝入興元復恭挾諸假子及存奔閬州洪進

圍之帝以徐彥若帥鳳翔以興元授茂貞茂貞不肯拜
帝乃以其子繼密為興元節度使俄而洪拔閬州守亮
等皆挺身走將北奔太原趨商山飢甚丐食于野為邏
戍所縛見韓建守亮視建左右八百人皆常隸已語建
曰此屬吾養之素厚無一為我死公無費衣食不如殺
之建許諾復曰公幸貸我俾生見天子陳先人功萬有
一不死建檻車送京師吏縛以帛內毬于口帝御延喜
樓問反狀守亮不得語頷而已左右白服罪即執獻太

廟斬獨柳下梟于市守厚死巴州麾下兵多歸王建存
奔京師為左武衛大將軍

楊晟不詳宗系隸鳳翔軍節度使李昌符畏其勇欲殺
之妾周適使亡去隸神策軍為都校僖宗在陳倉邠寧
朱玫遣萬騎合昌符追行在乃擢晟感義軍節度使檢
校司空守大散關玫兵攻關晟數卻戰潘氏遂大敗內
外無固志帝更徙興元晟西奔玫取興鳳二州晟襲文
州逐刺史據成龍茂等州王建攻成都田令孜以晟故

將與連和假威戎軍節度使守彭州晟擊建無功引還
且畏建圖已乃約山南西道節度使楊守亮兄弟合謀
拒建掠新繁焚漢州又攻東川顧彥暉為建兵所逐建
使王宗裕率騎五萬圍晟食四郊麥掠民資產晟假子
實以騎八千降於建建以奇兵襲楊守厚等皆亡去晟
開門決戰大敗遂約降建饋十羊晟曰以我為机上肉
乎不出建築甬道屬陴以入斬晟首晟有仁心下懷其
恩雖城中食盡無叛者初昌符死晟得其妾周母事之

周請為妻晟固辭旦夕問省乃視事愛將安師建者勇而有禮既就執建顧曰爾報楊司徒足矣能從我乎謝曰司徒誓同死生不忍復戴日月三謂不回乃戮之

顧彥朗彥暉者豐州人竝為天德軍小校其使蔡京以兄弟有封侯相每厚禮之使子贈賚稍稍進秩黃巢亂長安率軍同復京師彥朗遷累右衛大將軍光啟中擢拜東川節度使檢校太保同中書門下平章事至劍門陳敬瑄使吏奪其節彥朗不得入保利州敬瑄誣劾彥

朗擅興兵掠西境僖宗下詔申曉講和乃得到軍署彥
暉漢州刺史初楊守亮忌壁州刺史王建凶暴欲逐之
建聞合溪洞豪酋取閬州擊利州刺史走即據二州守
亮不能制彥朗與建雅舊陰助資饒建攻成都彥朗挾
故憾與并力道路郭梗敬瑄告難于朝帝詔和解又敕
李茂貞鑄諭會彥朗卒彥暉自知留後明年為節度使
中人送節為綿州刺史楊守厚所留守厚發兵攻梓州
彥暉告急于建建使李簡救之戒曰賊破并取彥暉無

須再往也簡破守厚軍彥暉辭疾不克取建素有吞噬
心以彥朗與婚婭久未忍及彥暉則交好愈疏而境上
關賦相稽詬建怒景福元年遂攻彥暉彥暉請救於楊
守亮遣楊子彥戍梓執建大將王宗弼彥暉責曰王公
何以見討君為大將不諫云何宗弼謝罪即解縛使就
館幣幕衾服皆具更養為子改名琛明年建將華洪破
綿州守厚走得彥暉節時詔已進彥暉檢校司空東川
節度使矣乾寧二年昭宗在石門督彥暉建赴行在建

率兵二十萬次綿州即劾彥暉劫輜運回襲之彥暉不敢出但遣人塞建舟路建遂擊取巴閬蓬渠通果龍利八州帝遣中人為兩川宣諭協和使建奉詔還而兵不解彥暉謀窘因大略漢眉資簡等州李茂貞亦欲爭其地使子興元節度使繼密引軍救彥暉以窺東川四年華洪率眾五萬攻彥暉取渝昌普三州壁梓州南敗彥暉兵奪鎧馬八百凡五十戰圍遂固帝仍遣左諫議大夫李洵諭止建拒命帝以嗣郟王戒丕鎮鳳翔徙茂貞

代建皆不奉詔梓有鏡堂世稱其麗彥暉嘗會諸將堂
上養子瑤尤親信彥暉以所佩劍號疥癆賓佩之使侍
左右嘗語諸將曰與公等生死同之違者先齒疥癆賓
衆曰諾及圍急瑤請聚親信飲得同死彥暉顧王琛曰
爾非我舊可自求生指頰垣令逸彥暉手殺妻子乃自
刎宗族諸將皆死麾下兵猶七萬初韋昭度為招討使
彥暉建皆為大校彥暉詳緩有儒者風建左右髡髮黥
面若鬼見者皆笑至是錄笑者皆殺之私署洪為東川

節度留後

贊曰詩云戎狄是膺荆舒是懲嫉其為中國之害也春秋之世楚滅陳鄭而卒復其祀聖人善之處存平黃巢定京師功冠諸將昭宗嘗有意都襄陽依趙凝以自全大抵唐室屏翰皆為朱溫所翦覆過於夷狄荆舒之為害也甚矣

唐書卷一百八十六

唐書卷一百八十六考證

陳儒傳計杯而食○南北監本作杯閣本作杯

唐書卷一百八十六考證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五千三百二十七

史部

唐書卷一百八十七

宋端明殿學士宋祁撰

列傳第一百一十二

二王諸葛李孟

王重榮太原祁人父縱太和末為河中騎將從石雄破回鶻終鹽州刺史重榮以父任為列校與兄重盈皆以毅武冠軍擢河中牙將主伺察時兩軍士干夜禁捕而

鞭之士還訴於中尉楊玄寔玄寔怒執重榮讓曰天子
爪士而藩校辱之答曰夜半執者姦盜孰知天子爪士
具言其狀玄寔歎曰非爾明辨孰由知之更諉於府擢
右署重榮多權詭衆所嚴憚雖主帥莫不下之稍遷行
軍司馬黃巢陷長安分兵略蒲節度使李都不能支乃
臣賊然內憚重榮表以自副地邇京師賊調取橫數使
者至百輩坐傳舍益發兵吏不堪命重榮脇說都曰我
所詭謀紓難以外援未至今賊哀責日急又收吾兵以

困我則亡無日矣請絕橋嬰城自守不然變生何以制之都曰吾兵寡謀不足絕之禍且至願以節假公遂奔行在重榮乃悉驅出賊使斬之因大掠居人以悅其下天子使前京兆尹竇滔間道慰其軍因詔代都重榮率官屬奉迎滔至大饗士倡言曰天子以大臣守土誰得逐之為我疏首惡者衆無敢對重榮佩刀歷階曰首謀者我也尚誰索目滔吏趣具騎滔即奔還重榮遂主留後賊使健將朱溫以舟師下馮翊黃勣率衆自華陰合

攻重榮重榮感勵士衆大戰敗之賊棄糧仗四十餘艘
即拜檢校工部尚書為節度使會忠武監軍楊復光率
陳蔡兵萬人屯武功重榮與連和擊賊將李詳於華州
執以徇賊使尚讓來攻而朱溫將勁兵居前敗重榮兵
於西關門於是出兵夏陽掠河中漕米數十艘重榮選
兵三萬攻溫溫懼悉鑿舟沉于河遂舉同州降復光欲
斬之重榮曰今招賊一切釋罪且溫武銳可用殺之不
祥表為同華節度使有詔即副河中行營招討賜名全

忠巢喪二州怒甚自將精兵數萬壁梁田重榮軍華陰
復光軍渭北犄角攻之賊大敗執其將趙璋巢中流矢
走重榮兵亦死耗相當懼巢復振憂之與復光計復光
曰我世與李克用共憂患其人忠不顧難死義如己若
乞師焉事蔑不濟乃遣使者約連和克用使陳景斯總
兵自嵐石赴河中親率師從之遂平巢復京師以功檢
校太尉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封琅邪郡王累加檢校太
傅中人田令孜怒重榮據鹽池之饒于時巨盜甫定國

用大吏諸軍無所仰而令孜為神策軍使建請二池領屬鹽鐵佐軍食重榮不許奏言故事歲輸鹽三千乘以有司則斥所餘以贍軍天子遣使者諭旨不聽令孜徙重榮充海節度使以王處存代之詔克用將兵援河中重榮上書劾令孜離間方鎮令孜遣邠寧朱玫進討壁沙苑重榮詔克用書且言奉密詔須公到使我圖公此令孜朱全忠朱玫之惑上也因示偽詔克用方與全忠有隙信之請討全忠及玫帝數詔和解克用合河中兵

戰沙苑攷大敗奔邠州神策軍潰還京師遂大掠克用
乘勝西天子走鳳翔俄嗣襄王煝僭位重榮不受命與
克用謀定王室楊復恭代令攷領神策故與克用善遣
諫議大夫劉崇望齎詔諭天子意兩人聽命即獻縑十
萬願討攷自贖崇望還羣臣皆賀重榮遂斬煝長安復
平然性悍酷多殺戮少縱舍嘗植大木河上內設機軸
有忤意者輒置其上機發皆溺嘗辱部將常行儒行儒
怨之先啟三年引兵夜攻府重榮亡出外詰旦殺之推

立重盈重盈前此已歷汾州刺史黃巢度淮擢陝虢觀
察使重榮據河中三遷檢校尚書右僕射即拜節度使
未幾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及代重榮留長子珙領節度
事入殺行儒軍復安昭宗立進大傅兼中書令封琅邪
郡王父子兄弟相繼帥守而從子蘊亦為忠武節度使
乾寧二年重盈死軍中以其兄重簡子珂出繼重榮故
推為留後珙與弟絳州刺史瑤爭河中上言珂本家蒼
頭請選大臣鎮河中又與朱全忠書言之珂急乃遣使

請婚於李克用克用薦之天子許嗣鎮然猶以崔胤為
河中節度使珙復構珂於王行瑜李茂貞曰珂不受代
且晉親也將不利於公行瑜等約韓建共薦珙詔曰吾
重已授珂矣重榮有大功不可廢行瑜怒使其弟行約
攻珂克用遣李嗣昭援之敗珙於猗氏獲其將李璠三
鎮銜帝之却其請也連兵犯京師謀廢帝誅執政而立
吉王固請授珙河中克用聞之怒以師討三鎮璠珙兵
引去克用拔絳州斬璠而屯渭北敗行約於朝邑行約

走京師弟行實在左軍共說樞密使駱全瓘謀挾帝幸
邠右軍李繼鵬以告中尉劉景宣二人茂貞黨也欲以
兵劫全瓘等請帝幸鳳翔兩軍合譟承天門街帝登樓
諭和之繼鵬怒輒射帝縱火焚門帝率諸王及衛兵戰
繼鵬矢及帝胄軍乃退帝出幸定州將李筠軍嗣延王
戒丕嗣丹王允以鹽州六都兵從帝出啟夏門次于邠
兩軍憚鹽州兵銳各走其軍帝次莎城百官繼至士民
從者亦數萬帝欲入谷中自固以谷有沒唐石惡之徙

石門民匿保山谷間帝每出或獻飴漿帝駐馬為嘗民
皆流涕既而遣嗣薛王知柔及劉光裕還京師克用遣
使者奔問行在帝因詔克用珂以兵趨新平又詔涇州
張鐸會克用軍以扼岐陽克用在河中未出也帝懼茂
貞之逼復使嗣延王戒丕以御服玉器賜之督其西乃
壁渭北進營渭橋於是行瑜壁興平茂貞壁鄠行瑜兵
數卻茂貞懼斬繼鵬傳首以謝繼鵬姓閭名珪左神策
軍拍張人為茂貞養子云詔削行瑜官爵以克用為邠

寧四面行營都招討使珂為糧料使克用遣子存貞請
天子還宮詔以騎三千戍三橋帝既還加珂檢校司空
為節度使克用以女妻之珂親迎太原以李嗣昭助守
河中因攻珙珙戰數北珙任威虐殺人斷首置前而顏
色泰定下恐不敢叛然稍弱無鬪志先化二年為部將
李璠所殺自為留後詔代珙節度又失衆凡五月為牙
將朱簡所殺挈其地入朱全忠表授節度使同中書門
下平章事更名友謙珙殺給事中王祝等十餘人幕府

遭戮辱甚衆人有罪輒剗斫以逞祝者故為常州刺史
避難江湖帝聞剛鯁以給事中召道出陝珙謂且柄任
厚禮之祝鄙其武暴不降意既宴盛列珍器音樂珙請
於祝曰僕今日得在子弟列大賜也三請祝不答珙勃
然曰天子召公公不可留此遂罷遣吏就道殺之族其
家投諸河以溺死聞帝不能詰珙死贈太師詔陝州寬
死者有司弔祭存問其家始全忠擊楊行密不能克諷
荆襄青徐等道請已為都統以討行密帝依違未報而

珂與太原鎮定等道亦請加行密都統以討全忠繇是
兩罷之全忠怨珂不忘也帝為劉季述所廢珂憤見言
色屢陳討賊謀既反正首獻方物帝甚倚之而全忠以
克用方彊不敢加兵及王鎔誅服拔定州而克用兵折
乃謂其將張存敬曰珂恃太原侮慢我爾持一繩縛之
存敬以兵數萬度河由含山襲絳州刺史陶建釗晉州
刺史張漢瑜皆降以何綢戍之進攻珂全忠率師繼進
即劾珂交構克用為方鎮生事不可赦珂乞師太原為

細所迹不能進珂急使妻遺克用書曰賊攻我朝夕見
俘乞食大梁矣克用答曰道且斷往救必俱亡不如歸
朝廷珂窮遣使告李茂貞曰上初反正詔藩鎮無相侵
而朱公不顧約以攻敝邑敝邑亡則邠岐非君所保天
子神器斂手付人矣宜與華州韓公出精銳固潼關以
張兵勢僕不武公其惠我西偏地以為扞守蒲請公自
有之關西安危國祚長短繫公此舉也茂貞不答珂益
賊會橋毀潛具舟將遁夜諭守兵無肯為用者牙將劉

訓叩寢門珂疑有變叱之訓自袒其衣曰苟有它請斷
臂自明珂出問計所宜答曰若夜出人將爭舟一夫鴟
張禍繫其手如旦日以情諭軍中宜有樂從者可則濟
否則召諸將行成以緩敵徐圖所向上策也珂然之明
日登城語存敬曰吾於朱公有父子驩君姑退舍須公
至吾自聽命乃執太原諸將并奉節印内存敬軍豎大
幡城上遣兄璘與諸將樊洪等見存敬存敬解圍而戍
以兵全忠自洛至全忠王出也始背賊事重榮約為甥

舅德其全已指日月曰我得志凡氏王者皆事之至是
忘誓言過重榮墓偽哭而祭次虞鄉珂欲面縛牽羊以
見全忠報曰舅之恩無日可忘君若以亡國禮見黃泉
其謂我何珂出迎握手泣下駢轡以入居旬日以存敬
守河中舉珂室徙于汴後令入覲遣人賊之於華州自
重榮傳珂凡二十年

諸葛爽青州博昌人為縣伍伯令笞苦之乃亡命沈浮
里中龐勛反入盜中為小校勛勢蹙率百餘人與泗州

守將湯羣自歸累遷汝州防禦使李琢討沙陀於雲州
表為北面招討副使徙夏綏銀節度使檢校尚書右僕
射黃巢犯京師詔率代北行營兵入衛次同州降賊偽
署河陽節度使代羅元杲元杲者本神策將狀短陋倚
中官勢剽財輸京師凡鉅萬人怨之爽至募州人戰衆
不從相率迎爽元杲奔行在爽間道奉表僖宗以自明
詔拜節度使李克用援陳許道天井關爽懼不肯假道
出屯萬善克用自河中趨汝洛爽累授京師東南面招

討諸行營副都統左先鋒使兼中書門下平章事朱溫
為賊守同州爽率輕兵入之溫偃旗設伏以待爽謂賊
遁士解甲就舍伏發爽悉棄鎧馬奔還至修武為魏博
韓簡擊敗之不敢入簡留將趙文珣戍河陽自攻鄆時
中和二年也河陽人誘爽自金商馳復入之厚禮文珣
及戍人還之魏於是爽攻新鄉簡自鄆來戰獲嘉西簡
陰窺關中其下不悅裨將樂彥禎間衆之隙引其軍先
還故簡兵八萬自潰相藉溺清水至不流明年詔爽為

東南面招討使伐秦宗權表李罕之自副爽雖興庸廝善吏治法令澄壹人無愁咨擢累檢校司空光啟二年卒其將劉經與澤州刺史張言共立爽子仲方為留後為蔡賊孫儒所攻奔于汴儒取孟州

李罕之陳州項城人少拳捷初為浮屠行勾市窮日無得者抵鉢褫祇去聚眾攻剽五臺下先是蒲絳民壁摩雲山避亂羣賊往攻不克罕之以百人徑拔之眾號李摩雲隨黃巢度江降于高駢駢表知光州事為秦宗

權所迫奔項城收餘衆依諸葛爽署懷州刺史爽伐宗
權即表以自副屯睢陽無功又表為河南尹東都留守
使捍蔡河東李克用脫上源之難喪氣還罕之迎謁謹
甚勞餼加等厚相結罕之因府為屯會孫儒來攻罕之
不出數月走保黽池東都陷儒焚宮闕剽居民去爽遣
將收東都罕之逐出之爽不能制俄而爽死其將劉經
張言共立爽子仲方欲去罕之而罕之故與郭璆有隙
擅殺璆軍中不悅經間衆怒襲其壁罕之退保乾壕經

追擊反為所敗乘勝入屯洛陽苑中經戰不勝還河陽
罕之屯鞏將度汜經遣張言拒河上反與罕之合攻經
不克屯懷州孫儒逐仲方取河陽自稱節度使俄而宗
權敗棄河陽走罕之言進收其衆勾援河東克用遣安
金俊率兵助之得河陽克用表罕之為節度使同中書
門下平章事有詔與屬籍又表言為河南尹東都留守
罕之與言甚篤然性猜暴是時大亂後野無遺稼部卒
日剽人以食又攻絳州下之復擊晉州王重盈欲出汴

兵救罕之解圍還而言善積聚勸民力耕儲廩稍集罕之食乏士仰以給求之無涯言不能厭罕之拘河南官吏笞督之又東方貢輸行在者多為罕之邀頡重盈反間於言文德元年罕之悉兵攻晉州言夜襲河陽俘罕之家罕之窮奔河東克用復表為澤州刺史領河陽節度使遣李存孝薛阿檀安休休率師三萬攻言城中食盡言納孥於汴求救全忠遣丁會葛從周牛存節來援戰沅河聚休休不利降全忠存孝還全忠更以丁會為

河陽節度使言歸洛陽罕之保澤州數出鈔懷孟晉絳
無休歲人匿保山谷出為樵汲者罕之俘斬略盡數百
里無舍煙克用遣罕之存孝攻孟方立拔磁州方立戍
將馬漑兵數萬戰琉璃陂罕之禽漑敗其衆大順初汴
將李讜鄧季筠攻罕之罕之告急於克用遣存孝以騎
五千救之汴士呼罕之曰公倚沙陀絕大國今太原被
圍葛司空入上黨不旬日沙陀無穴處矣存孝怒引兵
五百薄讜營呼曰我沙陀求穴者須爾肉以飽吾軍請

肥者出關季筠引兵決戰存孝奮稍馳直取季筠讜夜走追至馬牢川敗之克用討王行瑜表罕之副都統檢校侍中行瑜誅封隴西郡王檢校太尉兼侍中罕之恃功多嘗私克用愛將蓋寓求一鎮寓為請克用不許曰鷹鷂飽則去矣我懼其翻覆也先化初昭義節度使薛志勤卒罕之夜襲潞入之自稱留後報克用曰志勤死懼它盜至不俟命輒屯于潞克用遣李嗣昭先擊澤州拘罕之家屬送太原罕之攻沁州執刺史守將送款于

汴全忠表罕之昭義節度使命丁會援之與嗣昭戰含
口嗣昭不利葛從周取澤州嗣昭又攻罕之罕之暴得
病不能事會代戍全忠更以罕之節度河陽三城卒于
行年五十八未幾嗣昭復取澤州以李存璋為刺史進
收懷州攻河陽汴將閻寶引兵至嗣昭還始儒去東都
也井閑不滿百室言治數年人安賴之占籍至五六萬
繕池壘作第署城闕復完全忠懼言異已乃徙節天平
以韋震為河南尹爽諸將無傳地者言後嗣名全義

王敬武青州人隸平盧軍為偏校事節度使安師儒中
和中盜發齊棣間遣敬武擊定已還即逐師儒自為留
後時王鐸方督諸道行營軍復京師因承制授敬武平
盧節度使趣其兵使西及京師平進檢校太尉同中書
門下平章事龍紀元年卒子師範年十六自稱留後嗣
領軍昭宗自以太子少師崔安潛領節度師範拒命時
棣州刺史張蟾迎安潛師範遣部將盧弘攻之弘與蟾
連和師範以金啗之曰君若顧先人使不絕其祀君之

惠也不然願死墳墓弘少之不為備師範伏兵迎于路

部將劉鄩斬弘遂攻棣州蟾請救於朱全忠全忠馳使
諭解師範拔其城斬蟾而安潛不敢入師範喜儒學謹
孝于法無所私舅醉殺人其家訴之師範厚賂謝訴者
不置師範曰法非我敢亂乃抵舅罪母恚之師範立堂
下日三四至不得見三年拜省戶外不敢懈以青州父
母所籍每縣令至具威儀入謁令固辭師範遣吏挾坐
拜廷中乃出或諫不可答曰吾恭先世且示子孫不忘

本也全忠已并鄆州遣兵攻師範師範下之會全忠圍鳳翔昭宗詔方鎮赴難以師範附全忠命楊行密部將朱瑾攻青州且欲代為平盧節度師範聞之哭曰吾為國守藩君危不持可乎乃與行密連盟遣將張居厚李彥威以甲槩二百輿給為獻者及華州先內十輿閭人覺衆擐甲譟殺全忠守將婁敬思是時崔胤方在華閉門拒戰執居厚還全忠劉鄩襲兗州入之師範亦潛兵入河南徐沂鄆等十餘州同日並發全忠使從子友寧

率軍東討是時帝還長安故全忠并魏博軍屯齊州王
茂章方以兵二萬合師範弟師誨攻密州破之以張訓
為刺史進攻沂州敗其兵還青州半舍而屯友寧方攻
博昌未下全忠督戰急友寧驅民十萬負木石築山臨
城中城陷屠老少投尸清水遂圍登州茂章欲啗友寧
不肯救未幾城破友寧負勝攻別屯茂章度汴軍急與
師範合擊友寧於石樓斬其首傳於行密全忠怒悉軍
二十萬倍道至茂章閉營伺軍懈毀壁出鬪還與諸將

飲訖復戰全忠望見嘆曰吾有將如是天下不足平於是退屯臨淄茂章畏全忠乃斂軍而南使李虔裕以五百人後拒茂章解衣寢虔裕譟曰追至將軍速去茂章曰吾共決死虔裕固請茂章乃去已而追至虔裕一軍覆茂章免全忠見虔裕欲釋之瞋目大罵而死張訓召諸將謀曰汴人至師少何以待之衆請焚城而亡訓曰不然即封府藏下縣門密引兵去汴軍見府庫完德之不追全忠留楊師厚圍青州敗師範兵於臨朐執諸將

又獲其弟師克是時師範衆尚十餘萬諸將請決戰而師範以弟故乃請降全忠歸其弟假師範知節度留後事師範獻錢二十萬緡以謝軍汴將劉重霸執棣州刺史邵播得其書八百紙皆教師範戰守全忠憚而殺之葛從周圍兗州劉鄩不肯下從周以師範命招之乃盡出將士開門降從周為辦裝使詣汴鄩但素服乘驢而往全忠賜冠帶辭曰囚請就縶不許既見慰之飲以酒固辭全忠笑曰取兗州量何大邪擢署都押衙在諸舊

將上諸將趨入鄆一無讓全忠奇之歲餘徙師範于汴
亦縞素請罪全忠見以禮表為河陽節度使既受唐禪
友寧妻訴讎人于朝乃族師範于洛陽先是有司坎第
左告之故師範乃與家人宴少長列坐語使者曰死固
不免予懼坑之則昭穆失序不可見先人地下酒行以
次受戮者二百人

孟方立邢州人始為澤州天井戍將稍遷游弈使中和
元年昭義節度使高潯擊黃巢戰石橋不勝保華州為

裨將成鄰所殺還據潞州衆怒方立率兵攻鄰斬之自稱留後擅裂邢洺磁為鎮治邢為府號昭義軍潞人請監軍使吳全勗知兵馬留後時王鐸領諸道行營都統以潞未定墨制假方立檢校左散騎常侍兼御史大夫知邢州事方立不受囚全勗以書請鐸願得儒臣守潞鐸使參謀中書舍人鄭昌圖知昭義留事欲遂為帥僖宗自用舊宰相王徽領節度時天子在西河關雲擾方立擅地而李克用窺潞州徽度朝廷未能制乃固讓昌

圖昌圖治不三月輒去方立更表李殷銳為刺史謂潞
險而人悍數賊大帥為亂欲銷懦之乃徙治龍岡州豪
傑重遷有懟言會克用為河東節度使昭義監軍祁審
誨乞師求復昭義軍克用遣賀公雅李筠安金俊三部
將擊潞州為方立所破又使李克修攻取之殺殷銳遂
并潞州表克修為節度留後初昭義有潞邢洺磁四州
至是方立自以山東三州為昭義而朝廷亦命克修以
潞州舊軍界之昭義有兩節自此始克修字崇遠克用

從父弟精馳射常從征伐自左營軍使擢留後進檢校
司空方立倚朱全忠為助故克用擊邢洺磁無虛歲地
為鬪場人不能稼光啓二年克修擊邢州取故鎮進攻
武安方立將呂臻馬爽戰焦岡為克修所破斬首萬級
執臻等拔武安臨洺邯鄲沙河克用以安金俊為邢州
刺史招撫之方立勾兵於王鎔鎔以兵三萬赴之克修
還後二年方立督部將奚忠信兵三萬攻遼州以金啖
赫連鐸與連和會契丹攻鐸師失期忠信三分其兵鼓

而行克用伏兵于險忠信前軍沒既戰大敗執忠信餘
衆走脫歸者纔十二龍紀元年克用使李罕之李存孝
擊邢攻磁洺方立戰琉璃陂大敗禽其二將被斧鑕狗
邢壘呼曰孟公速降有能斬其首者假三州節度使方
立力屈又屬州殘墮人心恐性剛急持下少恩夜自行
陣兵皆倨告勞自顧不可復振乃還引酖自殺從弟遷
素得士心衆推為節度留後請援於全忠全忠方攻時
溥不即至命王虔裕以精甲數百赴之假道羅弘信不

許乃趨間入邢州大順元年存孝復攻邢遷挈邢洺磁三州降執王虔裕三百人獻之遂遷太原表安金俊為邢洺磁團練使以遷為邢州刺史

贊曰以亂救亂跋扈者能之以亂不能救亂險賊者能之蓋救亂似霸然而似之耳故不足與共功觀王重榮寧不信哉破黃巢佐李克用平京師若有為當世者俄而奮私隙逼天子出奔雖馘朱玫仆偽襄王謂曰定王室實卑之也身死部將手救亂而卒於亂重榮兩得之

不殺朱全忠而為全忠誅絕其嗣宜矣餘皆庸奴下材
無所訾責云

唐書卷一百八十七

唐書卷一百八十七考證

王重榮傳死義如已○如舊書作知

唐書卷一百八十七考證

謹案卷一百八十五第十二頁前六行十世祖羅
案舊書王徽傳羅作熊本書宰相世系表又作
九世祖羅俱與此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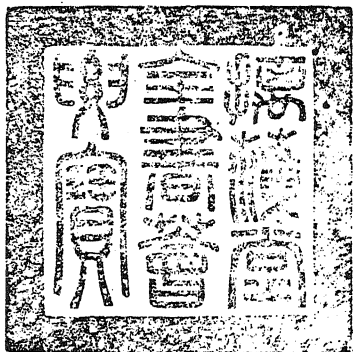
卷一百八十六第一頁前六行曾祖代選刊本代
訛待據監本毛本改

卷一百八十七第三頁後三行四行令孜從重榮
充海節度使按舊書充海作定州與此異

第十頁前四行時中和二年也按舊書載此作中

金史卷之四
和元年四月與此異

第十一頁前六行其將劉經張言共立爽子仲方
按本書諸葛爽傳作其將劉經與澤州刺史張
言疑此脫澤州刺史四字



總校官庶吉士臣侍朝

校對官檢討臣王坦修

謄錄監生臣張泰